

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（五）

胡信田

兼述我的哲學體驗

三、我的一個看法

昔孔子之偉大，不在傳播知識而在整理典籍建立體制，形式上是除舊佈新而實質上是去蕪留精以達到復性入道的目的。

他曾問于老聃，老聃傳黃帝之道，黃帝問道于廣成子、鼎湖昇天。中國文化始於陰陽成於形象，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。道，是中國文化的開始、本體、淵泉，但，它的作用在於二氣、形體、時空上的協合。漢儒講訓詁而道衰，清儒重考據而性滅。孟子繼孔子，而有正氣攘夷之舉，宋儒繼孟子，千四百年後而有真儒，興滅繼絕，獨立於天壤間。

究竟陸九淵是一個什麼人物呢？依我研究的過程，確定他是一位理想主義的先驗者，就他的傳記、學說、功夫上以看其究竟。

1. 傳記

象山生於南宋高宗紹興九年（一一三九），卒於宋光宗紹熙三年（一一九二），世壽五十四歲。由於孩時舉止有常度，好問勤學，主靜而不浮動，思想早熟。二十九歲始婚，三十四歲成進士。其著作不多，但皆手著或門弟子記其行誼者。八百四十年來（由其生到民國六十年）尚未有人能夠偽造得像、摩仿得真的。王陽明的心境舉動有些像先生，陽明論道，如老婆婆說故事，輕輕淡淡的口語說，像道學派；而先生語句像駢體文，反覆偶意，句短而利，又有點像應酬文，嬉笑怒罵，正襟危坐，都是人生、

事理。二人不但非佛而且又非道（老莊），一心崇儒（二人皆崇孟子）。陽明曰「夫禪之學，棄人倫，遺物理，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」。（見陸象山先生全集序）。世人之誤陸、王為「禪」，原因出在一般人好小聰明、好現實、好聽傳言，故重視瑣細，而信朱輕陸，誤陸譏王之說隨生。陽明曰「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，孟氏之學也。而世之議者，以其與晦翁之有同異，而遂詆以為禪」。（如上）朱、陸之異在，前者在道問學，後者在尊德性，性不可分割而注重完整，故鳥瞰事物的全貌，主簡易、重體會、似頓悟，須修；道問學，力主格物窮理。由小而大，主細密、重觀察，似漸悟，須學。其實兩者都是宇宙觀、人生觀最上乘的哲學體系，無朱，則人生觀遲緩、茫然、無下手處；無陸，則宇宙觀狹窄、呆板、無滙歸處。

朱子治學力主：寧繁勿畧，寧下勿高，寧近勿遠，寧拙勿巧。

陸子治學力主：人之知識，若登梯然，進一級，則所見愈廣。

二人都是一五一十的下功夫，作學問，若不本着寧下勿高（朱）、若登梯然（陸）的辦法前進，就是不知道上者能兼下者所見的常理，而泯滅了下者必不能如上者所見的事實，則人生的境界不見，而流入物情。看，象山在「奏表」中，其見解，不但符合歷史法則，亦且未背事實經驗。

他說：

「管仲常三戰三北，三見逐於君，鮑叔何所見？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，釋囚拘而相之；韓信家貧、無行，不得推擇爲吏，不能自業，見厭於人，寄食於漂母，受辱於胯下，蕭相國何所見？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，齋戒設壇而拜之；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，呂蒙何所見，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；諸葛孔明，南陽耕夫，偃蹇爲大者耳，徐庶何所見？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。」

此四人者，自其已成之效觀之，童子知其非常士也。當其困窮未遇之時，臣謂常人之識，必無能知之理」。（卷十八）

概此等人，在童子時，已具備了超乎常人的識量，再加上勤學和修養，便成有用之材。芸芸衆生，茫如大海，可造之材極少，而成材者更少，而識材者極少、更難而又不易。是以張岱有言「千將之鑄劍於冶，與張華之辨劍於斗雷，煥之出劍於獄，識者之精神，實高出於作者之上。」（見註十，三頁）

凡是「已具備了超乎常人的識量」的人，他對事有一根本看法，此即謂見人之所未見，道人之所不能道，簡稱曰「定見」。雖顛沛流離，痛苦打擊，亦不改變其說法。要是一件不平常的事，有心人苦苦鑽研，始有發現。若要被不學無術、天資魯笨、怕苦畏難的人能說出個長長團團來，那是咄咄怪事！故世上愚罵智，智讓愚，古今不絕，這是極自然的事。

一位偉人，若果沒有特殊的見解、行誼，筆之成書，啓迪後進，其「偉人」是值得懷疑的。常人，不是當時以富驕人，就是以名欺人，或以權壓人，時過境遷，已不值得再談。細看象山「傳記」中，特殊的見解，高人的修養，從平實中找出特殊，從日常裏注重修養，惟有日常才有日用，惟有平實才有的人生。人生的陋習、通病，一旦說出，就等如入地有門，上天有梯。像這等話，常人想都想不出來，故一邊罵別人異端，一邊高興地聽，聽了有益受惠，罵了不出事情。小人罵君子，愚辱智，是世上最安全的事。故君子、智士、仁人，撇開這些，一心向善、向新、向上奮鬥，求仁得仁，他們終於達到可樂的境地。

「年譜」中有這樣一段：

「乾道八年壬辰，先生三十四歲，春試南宮，奏名時尤延之衰知，舉呂伯恭祖謙爲考官，讀先生易卷至狎海上之鷗，遊呂梁之水，可以謂之無心，不可以謂之道心；以是而洗心退藏，吾見其過焉而溺矣！濟溱洧之車，移河內之粟，可以謂之仁術，不可以謂之仁道。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，吾見其淺焉而謬矣！擊節嘆賞。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。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，俯仰乎天地之間，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，倘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。夫子人爲貴之說乎愈加嘆賞，至策文意俱高，伯恭遽以內艱出院，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，有學問者，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，此人斷不可失也。又併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，遂中選。他日伯恭會先生曰：未嘗欲承足下之教，一見高文，心開目朗，知其爲江西陸子靜文也。」

陸象山有才，呂伯恭識才，象山之名不休，而伯恭之功不可沒。伯恭是字，名祖謙，婺州（今浙江金華）人。祖籍河東，徙壽春，又徙開封，曾祖好問始居婺州，封東萊郡侯，人稱東萊先生，祖謙爲小東萊先生。祖謙少時性褊狹，罪人自苦，孤獨寡處，病時讀論語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後，終身不暴怒。成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，歷太學博士兼史職，國史編修及實錄院檢討官。伯恭大聰明人也，一個年幼聰明的人，性情急躁，露鋒芒、受打擊，是意中事。孤獨苦悶中他一病不起，但仍手不釋卷。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一句話，使他得到前所未有的啓發。他知道了三樣事：人生單憑挺起胸膛做人是不夠的；必須張開肚皮裝氣；和話說給知人、飯送給饑人的生之哲理。伯恭雖然活了四十五歲，但他的生命光輝燦爛，像一顆慧星，閃耀於南中國的上空。

伯恭之識拔象山，他知道才智被埋沒的原因，英雄被壓擠的苦處。按：呂梁，水經泗水注「泗水過呂縣南，水上有石梁，故曰呂梁。」位於江蘇銅山東南，又叫呂梁洪，上下二洪，距數里，巉石齒列，波流湍急。列子言孔子曾觀瀑流於呂梁，水懸三千仞（古以周八尺或七尺爲一仞，仞，伸臂一尋八尺，實則七尺曰

倪)，流沫四十里；又按：呂梁山，在山西，北起管涔山，蜿蜒而南，行黃河、汾水之間，南接龍門山，主峯在離石縣東北，禹治洪水，即鑿呂梁山導水以入黃河，又稱呂梁洪。世稱禹鑿龍門，實因呂梁、龍門、梁山三山相連，舉龍門以概呂梁、梁山而總其稱美其名也。此處象山稱之呂梁，係指水，恐即孔子觀瀑之處。在水從三千仞的懸崖而下，流沫四十里的激蕩，再存心狎玩水鳥，遊觀飛瀑，俗念頓除，可說無心了。而言不可謂道心者，是：尙未能達到物我兩忘的境地。道心是天理、自然、無爲、無始無終。一談到「狎」、「遊」即是此；「海鷗」、「呂梁」即有彼，這是相對，就不能說是道心了。無心，是即景生感，一無所求之謂也。因爲一說無即有，有無相因，永無窮竭！就如切三角一樣，永無窮竭，因它是相對的，要其窮竭、一如，必須本於道心，沒有始終，相對是分析的、人心的、科學的；統一是綜合的、道心的、哲學的。象山倡之於前，信田解之於後，世事翻覆，白雲蒼狗。誰知再八百年後吾道之消長、吾民之存亡何若？按：溱洧爲詩經鄭風篇名，刺淫也。也謂衆多，以此象車，運河內之糧，叫仁術，不叫仁道。概剝肉補瘡，以彼濟此，不謂之仁道，概仁道是有仁之實，無仁之形，潛移默化，一點僞爲也沒有。沒有僞爲，即是天心——仁道。術、巧也、技也、凡術之用必源於機心之生，機心是術而不是道，道心是仁而不是術。仁術如以水灌田，太陽炎炎，禾稻枯槁，是局部的、治標的、短暫的；仁道如天降甘霖，陰陽相交，禾苗蘇醒，是裏外的、治本的、澈底的。以此有不平凡見解的人，而得到文章學術本於天資的主考欣賞，提拔推薦是意中事。

象山三十四歲成進士，已俱備了聖賢的氣度，他的修養功夫是從灑掃應對、日常應用中磨練出來。故我稱他是「理想主義的先驗者」。一室之能治，可以天下國家爲。能治一身，始能一家，一家爲一國之縮影故也。朱子在格物，象山在明心，伯恭則兼取。之後，伯恭還做了朱、陸的介調人——鵝湖之會，在學術史上，是件大事。

宋孝宗淳熙二年（一一七五）乙未，象山三十七歲，呂伯恭

約象山及象山之五兄九齡會朱元晦於廣信之鵝湖寺，他們鵝湖之會，三巨頭的生卒年月如次：

朱熹字元晦，生於宋高宗建炎三年，西歷一一二九年；死於宋寧宗慶元六年，西歷一二〇〇年，七十一歲。

陸象山是號，名九淵字子靜，生於宋高宗紹興九年，西歷一一三九年；死於宋光宗紹熙三年，西歷一一九二年，五十四歲。

呂伯恭是字，名祖謙，號東萊，生於宋高宗紹興六年，西歷一一三六年；死於宋孝宗淳熙八年，西歷一一八一年，四十六歲。

朱子不但比陸子大十歲，又比陸子多活九年；朱子比伯恭早生八年，又比伯恭多活十九年，陸子比伯恭晚生四年，而比伯恭多活十二年。

照歷史的記載及一般的傳述，鵝湖之會，朱子曾在當時唱和陸子的詩。非也。因爲，象山與其兄復齋把相會的內容都事先安排妥當，朱子一看事情不對，面是會了，詩却未答，停了三年，才和的象山詩。這點，蔣伯潛的理學纂要（正中版）把它說成在鵝湖寺的唱和，敷衍場面，却失去了學人窮源究委、見微知著的懷疑精神。我的觀察，推斷有三：

從「詩」的內容分析：

象山——象山於途中和家兄詩曰：墟墓興衰宗廟欽，斯人千古不磨心，涓流積至滄海水，拳石崇成泰華岑。易簡工夫終久大，支離事業竟浮沉，欲知自下升高處，眞僞先須辯只今。

朱子——德義風流夙所欽，別離三載更關心，偶扶藜杖出寒谷，又枉籃輿度遠岑；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養轉深沉，却愁說到無言處，不信心間有古今。

象山全集有「鵝湖和教授凡韻」——見右象山詩——既是和教授兄韻，當然是在未與朱子見面作的。其兄詩如此：「孩提和愛長知欽，古聖相傳只此心，大抵有基方築室，未聞無址忽成岑；留情傳注翻榛塞，着意精微轉陸沉，珍重友朋勤切磋，須知至樂在於今。」

之法門流行南方。省常、遵式、知禮、本如、靈照、宗頤、道琛各皆率領道俗，結社精修念佛。此是遠興廬山白蓮社之遺風，近做善導、法照之芳躅。南宋之初，有慈照子元，倡白蓮宗，接着有廬山普度之紹述，著蓮宗寶鑑，觀其主旨頗攙迷信，且敗壞風俗，屢被禁止，後來發生煽動愚民作亂等事，長久危害地方治安，被稱爲白蓮教匪。

元代已後，禪淨雙修之風更益流行，中峯明本、天如惟則、楚石梵琦、斷雲智徹等諸老皆歸心西方。又台宗之湛堂性澄、玉岡蒙潤、鄞江妙叶、雲屋善住等亦皆讚揚淨土。至明代楚山紹琦、空谷景隆、古音淨琴、一元宗本、雲棲株宏、紫柏真可、憨山德清、博山元來、湛然圓澄、鼓山元賢、爲霖道需等相繼倡導禪淨合行。其中以株宏最爲有名，彼於隆慶年中，卜居杭州雲棲山，精修念佛三昧，又注解阿彌陀經，且著書鼓吹禪淨一致之宗旨，後來其感化至廣，風靡一般教界。天台家以無礙普智、延慶道衍、遽菴犬佑、幽溪傳燈、靈峯智旭、古歛成時等，各皆撰書，光顯淨教。就中以智旭倡說三學一源論，禪教律三宗鼎立，不可互相排擠，且主張三學之歸結處即是淨土法門。當時又有居士袁宏道、莊廣還等，各亦著述宣揚淨土。到了清代，淨土之信仰多係居士們鼓吹，康熙年間有周克復、俞行敏、周夢顏等，各出書勸說淨業。乾隆年間有彭紹升、彭希凍等編成往生傳，特別是彭紹升作書多種指讚西方，努力於淨土教之弘通。康熙末年有實賢思齊，繼株宏之遺風，於杭州結蓮社教化遠近，咸稱永明之再來，爲衆所欽仰！其時又有行策、續法、明宏、明德、濟能、佛安、實成、際醒等，於康熙、乾隆之間，各皆精修淨業。後有瑞璋、胡瑛等更續輯往生傳。接着有達默、悟開，居士有張師誠、眞益顯等，亦作書宣揚淨土。宋代以後，淨土教多行於南方江浙地方。至清朝以北京爲首都，信奉喇嘛教，此一代之淨土信仰，幾乎局限於南方一帶。又因明代已後，一般說來，佛教朝氣喪失，因而毫無獨創之見，如淨土之著書，最多亦不過抄錄古人之法語而已，近至民國，佛教亦稍復興，隨着局勢變動，又置於停頓之狀態矣！

——待續——

（上接第34頁） 既到鵝湖寺，復齋、象山經伯恭介紹與朱熹晤面，稍畧寒暄，復齋便將路上一首七律唱了幾句，朱子心裏暗自付度一下，對呂伯恭說「子壽（復齋）早已上了子靜（象山）船也」，意思是兄弟二人早已胸有成竹的來對付我了，接着象山道出途中和家兄詩來。四人至此，相會目的完全毀棄，說了一些閒話，不歡而散。兄弟二人的詩，象山的「易簡」，復齋的「有基」，個別指的朱子之「格物」的支離、無址的不可靠。

而朱子的「德義風流、別離三載、偶扶藜杖」三語，並非當時——在鵝寺之作，「風流」二字用之道德文章上，已極不規矩之稱，當面是出不得口的。「別離三年」，此一語在象山年譜有「淳熙二年乙未，先生三十七歲，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，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鵝湖寺。復齋云云。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」。此語極可靠，這裏的「歸後三年」朱詩的「別離三載」極感念時光之短促，相會之難再。「偶扶藜杖」，鵝湖之會，時朱子四十七歲，四十七歲的人，一出口就賣老，並非其時、非其地、非其人——時陸子三十七歲。既經三年，朱子半百人矣！「偶扶藜杖出寒谷」于人情、心境、物理說得過去，照心理學來說：刺激愈大，感慨愈深。要是說平常三年不見面，鵝湖之會，緊要關頭，理智勝于感情，不會說些感慨的話，撐場面、爭勝負。事後伯恭批評「元晦英邁剛明，而工夫就實入細，殊未易量」。伯恭死，元晦祭之曰「有著龜之智，而處之若愚；有河漢之辯，而守之若訥；胸有雲夢之富，而不以爲多，辭有黼黻之華，而不易其出」。伯恭之尊朱，朱之崇伯恭，年事相近，生死交情，見于言行。伯恭批評「子靜亦堅實有力，但欠開闊」。伯恭死，子靜祭之曰「鵝湖之集，已後一歲，輒復妄發，宛爾故態。公雖未言，意已獨至」云。以文字的內容言，朱呂之情厚，陸呂之情薄，人心難知，見之事則明。那麼，就可以知道，鵝湖寺之會是流產已無疑義，而朱子的詩是三年以後寫的。

象山主台州（屬浙江）崇道觀，臨壇講學，無分貴賤老少，溢塞塗巷。光宗朝，除知荆門軍，卒于官。官內，子德化，民俗爲變。

（未完待續）